

兩

地

書

遜清留美幼童，誰曾參加革命？

美國康州讀者來鴻

編輯先生：拜讀貴刊十二卷四期傅維寧博士之大作「早期留美史話」，欽佩異常。該文末段提出「如果真要選出一位與革命有關的那麼該算容開，容開可能就是容耀垣，……筆者在中英文簽名單中見有容開（Hoy Yung）。但在宋晞、凌鴻勳及 La Fargue 的名單中未有容開其人。根據事蹟推斷可能即是容耀垣，待考。」等語。

在一百廿名官費留美幼童中，因為背景不同，根據美國 La Fargue 教授說，只有一人參加革命陣營他並應中山先生之請參加了同盟會，這位到底是誰呢？是一個值得查考的問題。筆者對容開及幼童事蹟素有興趣，認為（一）在 La Fargue 書末的名單中是並無容開（Hoy Yung）之名。但在其書中第一百四十三頁說「容開」的廣東名字是 Yung Sing-Kew，然後列舉他參加同盟會，並參加倒張之洞起義之事。此名却與名單中第一批第六名之 Young Shang Him

（容尚謙）讀音最接近。（二）在凌鴻勳先生的名單中，第六名是「容尚謙」。（三）至於宋晞先生之名單，筆者沒有看到過，希望不久能拜讀。

（四）根據馮自由先生所著：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」中有「……庚子六月唐才常嚴復等開國會于張園，公推容（開）為會長……及庚子七月唐才常失敗，張之洞指名通緝，遂偕其姪星橋至香港」。

值得注意的是此「容星橋」三字與 La Fargue 書中的 Fung Sing-Kew 吻合。可能「容星橋」也是容開的族姪之一。所以幼童中唯一參加與中會，參加庚子漢口起義，而後亡命香港並鼓吹革命，但辛亥革命成功，却退休到香港經商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去世的就是「容尚謙」（也即「容星橋」）。是否正確？因國外查考不易，特就教于貴刊廣大的讀者專家指正。敬祝編安

台北的答覆：

容尚謙呢容耀垣乎

高岩先生：

元月八日大函奉悉，據編者查證，「早期留美史話」作者傅維寧博士的推測完全正確，在一百二十名遜清官費留美幼童中，唯一參加革命陣營，成為與中會之一員的，是容耀垣，字星橋，而非您所指的容尚謙。

根據民國五十年二月中國學社出版羅香林著：「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」一書，第四章「最早自香港留學之容開及其所提倡之洋務」所載，容尚謙字輝珊，英文名字是 Yung Shang Him，廣東香山（今中山縣）人，年十歲，癸亥（同治二年，一八六三）生，開鑛，他是第一批官學生，於一八七二年（同治十一年）和詹天佑等同船抵達美國。容耀垣，字星橋，英文名字是 Yung Yew Huan，廣東香山人，年十歲，乙丑

高岩 敬上

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

(一八六五、同治四年)生，中館，他是第三批官費生，而於一八七四年(同治十三年)方始抵美。由此可知，容耀垣比容尙謙小兩歲，而且並非同一個人。

又根據馮自由著：「革命逸史」第四冊，「與中會會員人名事迹考」，容星橋(尙謙)，香山人，業商，居住廣州，他是在與中會成立的第二年乙未，亦即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)，與中會在香港設立總機關，以「乾亨行爲名」後，方始參加與中會的。乙未後容星橋到了漢口，在一家俄商洋行担任買辦，庚子(一九〇〇)那年唐才常、林圭等謀在湖北舉事，中山先生曾在唐才常、林圭行前，寫了一封介紹信，命林圭持函往訪俾使唐、林獲得容耀垣助力。馮自由說：「富友票」一役，唐才常、林圭等頗得容星橋之助。及事洩，清吏同時派兵捕容(星橋)。容化裝輪船運煤苦力逃脫。其後迭任香港文裕堂印刷公司，及大新百貨公司司理。」他並且在一開始簡介容星橋的時候便說他是：

「容閱老博士之姪。」
同時，馮自由在列表記載與中會會員姓名、籍貫、職業、居地、參加組織諸項事跡之初，即曾指出：

「與中會自民國前十八年甲午(光緒二十年，一八九四)十一月在檀香山創立以來，迄民國前七年乙巳(光緒三十一年、一九〇五)六月同盟會創立時止，其致力革命工作之期間共爲十一年。當時民智閉塞，國人桎梏于滿虜淫威壓迫之下，畏懼官吏甚於蛇蠍，鮮有敢贊同起兵造反之

說者。故與中會之倡議，附者寥寥。海外各地先後成立之分會，僅四五處，然亦旋起旋滅，祇有一香港中國日報爲確定不易之永久機關耳。統計此十一年間之與中會員，人數亦頗有限。其有名可稽者約計總數不滿三百人。與其後同盟會之逐年興盛，殆不可同日語。於此可見當日孫總理籌路藍縷，艱難締造，有非筆墨所能形容矣。今據余昔年聞諸總理與鄭士良、陳少白、楊衢雲諸先生所述，及所藏歷年筆記案牘書報等件，依次表列與中會會員姓名籍貫職業地點組織事項如左。」

富有票的一頁秘史

不過，在馮自由的記述之中，曾將富有票誤書爲「富友票」。「富有票」一案，係唐才常、林圭(唐述)庚子之役期間的一件大事。根據庚子之役失敗後，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報嚴辦兩湖會黨摺中所載，他曾陳明：

「……同時各省拿獲各黨，皆係領有富有票，此票乃仿照哥老會散放票布之辦法，其票係上海洋紙石印，寫刻篆印皆極精工，上橫書『富有』二字，直書憑票發足典錢一串。文前有編號，後有年月，皆有暗口號圖章兩顆，用在湖北者，又鈐楚字圖章，其命名蓋暗寓富有四海之意，實屬悖妄已極。凡領票者均係勾串一氣，互爲聲援。據黨首散票者告人云：持有此票，即可向該黨首處領錢一千文，以後乘坐太古、怡和輪船，

不索船價，並云中國即將大亂，以後持票即可保家，以故各省黨首趨之如鶩。」張之洞又說：「其巢穴即在上海，於租界內設有國會，……其會名曰自立會，其軍名曰自立軍，勾結三江兩湖(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)等處哥老會黨，糾衆謀逆。定期七月二十九日，武昌漢口漢陽三處同時起事。」

張之洞說持有富有票的人，即可向該黨首處領錢一千文，「以後乘坐太古、怡和輪船，不索船價」，那是與事實截然相反的。唐才常、林圭一行，包括秦力山、蔡松坡、田邦璇、李炳寰等從日本啓程赴上海策劃起事時，同行的還有一位日本人田野橋次，唐才常他們曾以田野橋次的名義組織東文學社，作爲掩護「正氣會」的運動機關。田野橋次曾於庚子之役失敗後寫了一部「瀏陽唐佛塵傳」(唐才常號佛塵)，他在這部小傳裏揭露了許多當年秘幕，例如他敘述富有票一節時即云：

「乃未幾而富有票之事又起，富有票者，所謂錢杏票子，上刻富有堂三字，中刻憑票取錢一千文之字，旁有『實行其德，業精於勤』八字。欲入會者，以錢千文購此票一枚，嗣後乘上下長江之汽船，不取其賃錢，傳聞登記於冊籍中者，有千八百餘人。此票既發出，不日劉(坤一)張(之洞)等總督，探知其成於唐黨之手，嚴重沒收該票，且飭下僚，嚴捕唐黨。」

田野橋次尤且指出：唐才常一到漢口，便與同志六十餘人，共賃居一大屋，作爲居留所，人數既多，出入頻繁，難免引起清吏注意，這便是

事機敗露的一大癥結，實則其間還有一大內幕，是即為張之洞先跟唐才常勾搭，後來又反悔，決定一網打盡，以絕禍根。關於這一段秘聞，綜合各家之說簡而述之。則為唐林舉事之際，正值北方拳亂方殷，由而釀成八國聯軍之役，唐才常以北方無政府為詞，請日人為媒介，游說張之洞，聲言自立軍將擁戴張之洞挈兩湖宣告獨立，張之洞則猶豫不決，似有允意。但是唐才常以機不可失，催得很急，尚且對漢口的洋人說：倘若張之洞奉清廷之命而排外，他決定先把張之洞殺了，自任保護洋人之責。斯語一出，使張之洞啣恨甚深，而唐才常則因經費不足，苦等海外保皇黨康有為、梁啟超之輩匯解僑胞捐款，被迫將舉事日期一延再延，從七月十五，拖到二十九日。在此之先，又有秦力山在大通舉事，不獲展期通知，無援而潰。就在唐才常等最後延期二十九日的前兩天，陰曆七月二十七日，漢口泉隆巷的一名剃頭司務，赴唐才常住處給他理髮，唐則與左右同志，高談闊論，籌議舉事計劃。剃頭司務辭出後忙向都司陳士恆告密，陳士恆跟蹤捕獲黨人四名，證實了唐才常等起事在即，張之洞獲報，當晚派出親兵三四百名，包圍英租界李順德堂，寶順里自立軍機關部，並將輪船碼頭加以封鎖，一舉捕獲唐才常、林圭等二十餘人。同時圍搜俄國洋行，捉拿容星橋，幸虧容星橋機警，化妝為輪船運煤苦力逃脫。

康有為斂財百萬元

據田野橋次所記，張之洞當夜即將林圭等十

一人處決，兩天後，復將唐才常等八人棄市。馮自由則謂：「自是張之洞乃大興黨獄，湖北殺人殆無虛日，特派護軍營二百人駐漢口鐵政局，形跡稍有可疑者皆不免，約死百餘人。」不過，在張之洞的奏摺裏，他只承認：「幸仰賴朝廷威福，先期破獲，擒誅渠魁巨黨多名，各處聚集援應之黨，先後擊散，陸續擒斬黨目數十人。」究竟殺了多少人則始終避而不談。

張之洞在奏摺中還給康梁及唐林等算過一筆賬，他說：

「其購械募黨之款，查簿內存款計洋銀一萬五千餘元，用去已將及萬元，聞康有為詐騙斂集之款共有洋銀六十萬元，安排以二十萬元用之於長江。所散發之富有票，就兩湖地方查出供出者，已有兩萬餘張。」

這一段話，有的可信，有的則不無自相矛盾之嫌。因為照他自己在同一奏摺裏的說法，領富有票的即發錢一千文，那麼，發了兩萬餘張富有票，光這筆支出，就在二萬元左右。反之，如果照田野橋次所記述，「入會者以錢千文購此票一枚」，倒還符合用去一萬元，存款一萬五千餘元的數目。至於田野會謂領富有票者有一千八百餘人，他自己亦曾表明：那是「傳聞登記於冊籍中者。」不列於冊籍之中的，當然不在少數。

此外，馮自由曾直率指斥：「是役康有為假勤王名義，向海外華僑募款，數逾百萬，僅電報一項耗費逾十萬元，而才常、林圭等竟以經費不足，遷延失事。因此秦力山、陳桃癡等至日本，即向梁啟超大開交涉；要求算賬，梁憤而有披髮

入山之宣言。保皇黨自此信用漸失，不復再談起兵勤王事，未幾易名帝國憲政會。」

容星橋奉中山之命，所參加的一次「轟轟烈烈」的革命行動，至此昭然若揭了。康有為在海外詐財，唐才常、林圭、容星橋等人在漢口玩命，不論送命與否，全部上了康有為的大當，則為不爭的事實。

高岩先生，您來函中第二段的第四點，摘引馮自由著：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」第十五章第二節（頁一二〇）的一段，省略之處頗多，其實相關全文應為：

「已亥（民前十三年，一八九九）庚子（一九〇〇）間興中會發生會長辭職問題（筆者按，此係指民前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陽曆一九〇〇年元月二十四日，楊衢雲以乙未廣州起義（一八九五）失敗，由於他的措置失當，內咎甚深，決意辭去興中會長之職，舉中山先生自代。其實早在是年陰曆十月，興中、三合、哥老三會代表在香港開會，即已共舉中山為會長。——見黨史編纂委員會編印之國父年譜初稿上册，頁九〇至九十一。同書第九十二頁又載：三月初四（西曆四月三日）楊衢雲晤容閱。謝纘泰介紹楊衢雲晤容閱於香港花旗飯店，革命事業獲得容閱之協助贊許。翌日，容即赴美洲，纘泰致書（中山先生），務於容過日時往訪，以期聯絡進行。——此即下述倡議之由來。）同時提倡各黨聯合之舉永年、日人宮崎、平山等亦發生新黨會長人選問題。謝（纘泰）于雙方均提出容閱會長之議，謂以老成碩望如容者，出而領導羣倫，可免各種糾紛。」

惟其說卒不見納。庚子六月唐才常、嚴復等開國會于張園，公推容為會長，似與謝之建議不無關係。容為吾國提倡新學之先進，上書太平天洪秀全，請與各國通商，舉行新政，洪不能用，擬封以王爵，容拂袖而去。後復上書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張之洞，條陳新政，清當局頗納其議，而不能盡用。今之江南製造局與招商局，即容於乙亥至丙子（清光緒元年至六年，公元一八七五至一八八〇）七年間之建議也。丙子（一八八〇）間容受清廷命，派充駐美代理公使，與陳蘭彬聯袂渡美。後以清廷外交懦弱，憤而辭職。已亥（光緒二十五年，一八九九）自美歸國，頗有志於改革，旋被上海志士舉充國會會長。及庚子（一九〇〇）唐才常失敗，張之洞指名通緝，遂偕其姪星橋至香港。謝（續泰）于己亥冬已介紹楊衢雲與容閱會晤，嗣楊為清吏所害，遂有擁容為首領之意，蓋謝於己亥楊衢雲勢迫辭職事件，意極不滿。至是乃向容歷陳與洪全福、李紀堂在廣州發難之種種計劃，容極首肯，允至美後盡力相助，旋於是年十一月渡美。」

容閱當選國會會長

這是關於容閱贊助革命的一段極重要的史實，說明了容閱本人也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革命鉅子，文中稱譽容閱「老成碩望」、「領導羣倫」、「可免各種糾紛」。具有馮自由對於容閱的敬重，尤其他在寫文章時提到容閱，總是滿懷敬意的稱他「容老博士」。馮自由又曾彰明昭著的說過：「謝（續泰）素推重老博士容閱」。

老博士容閱確曾當選為中國國會會長，這一個中國國會係由唐才常等所策動。唐才常自日本返國密謀起事之起，即以挽救時局為詞，遍邀上海維新志士在上海張園舉行國會，企圖利用國會名義，號召全國各省大舉，時值華北拳亂方亟，導致八國聯軍之役，舉國勢亂無主，羣情惶恐，正好給了唐才常等可乘之機。據孫仲愚著：「日益齋日記」的記載，張園大會的開會情形有如下述：

「七月一日（陰曆六月初五），是日海上同志八十餘人大會於愚園之南新廳，羣次列坐北向，（葉）浩吾權充主席，宣讀今日聯會之意：一、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（按指清廷）。二、聯合外交。三、平內亂（即拳亂）。四、保全中國自主。五、推廣未來之文明進化。」

「定名中國議會，令大眾以為然者，舉手。舉手過半，議遂定。乃投票公舉正副會長，令人各以小紙自書心中所欲舉之正副姓名，交書記者。書記收齊點數，凡舉正會長以舉容純甫（閱）為多，計四十二人。舉副會長以嚴又陵（復）為最多，計十五人。於是容、嚴二公入座，容公向大眾宣講宗旨，聲如洪鐘，在會人意氣奮發，鼓掌如雷動。」

又同書記述七月四日召開第二次會議的情形，有謂：「四日，諸同志在愚園第二次開會，到者六十餘人，題名者五十餘人。容公命余及菊生掌會計，余及菊生皆辭。遂改命蔭亭、佛塵（唐才常）權理其事。俄定掌書記者三人：葉浩吾、邱公恪、汪子健。掌幹事者十人：鄭陶齋、唐佛塵、沈小沂、汪穰卿、丁叔雅、吳彥復、趙仲宣、胡仲翼、孫仲愚。議既定，始以次散。」

、胡仲翼、孫仲愚。議既定，始以次散。」

由上所述，可以想見容閱在維新志士中聲譽之崇高，地位之重要。在湖廣總督任內的張之洞當然不會不知道。祇不過，馮自由所謂：「唐才常失敗，張之洞指名通緝，遂偕其姪星橋至香港」一節，却是大有商榷之處。因為第一，素有能吏之稱的張之洞似乎有意為容閱開脫，他在嚴辦兩湖會黨奏摺之中故意的說是：「並據唐才常供上海國會總會頭目係廣東人容榮，以「閱」作「榮」含混了事，而且並未表示他要緝拿容閱歸案。第二，容星橋化裝運煤苦力南下，當然來不及和住在上海租界裏的容閱約好一齊逃到香港。事實上，容閱是在他的姪兒容星橋脫險抵港以後方始從容南下的。揣此奉覆，即頌大安

編者謹 啓

中外人物專輯 (一)

汪公紀等著

定價：拾捌元

本書精選名家汪公紀、蔣君章、王康、張振玉等傑作十餘篇，拾餘萬言。

中外人物專輯 (二)

雷嘯岑等著

定價：拾捌元

本書精選名家雷嘯岑、易恕孜、徐荻芬、王俊士、姚蒸民、王成聖等傑作十餘篇、十餘萬言。